

TURNING LEARNING RIGHT SIDE UP
Putting Education Back on Track

PEARSON

拉塞尔·L·阿克夫 (Russell L. Ackoff) 著
丹尼尔·格林伯格 (Daniel Greenberg) 著
杨彩霞 译



翻转式学习

21世纪学习的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翻转式学习

21世纪学习的革命

TURNING LEARNING RIGHT SIDE UP
Putting Education Back on Track

拉塞尔·L·阿克夫 (Russell L. Ackoff) 著
丹尼尔·格林伯格 (Daniel Greenberg) 著
杨彩霞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转式学习: 21 世纪学习的革命 / (美) 阿克夫 (Ackoff, R. L.), (美) 格林伯格 (Greenberg, D) 著; 杨彩霞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1
书名原文: Turning learning right side up: putting education back on track
ISBN 978-7-300-20264-8

I. ①翻… II. ①阿…②格…③杨… III. ①教育模式-研究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2783 号

翻转式学习: 21 世纪学习的革命

拉塞尔·L·阿克夫
丹尼尔·格林伯格 著
杨彩霞 译
Fanzhuanshi Xuex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770 (质管部)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35 mm×19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9.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7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拉塞尔·L·阿克夫 (1919—2009)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名誉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动力学中心杰出成员。他拥有英国赫尔大学系统研究中心的客座席位，是墨西哥国家独立大学、伯明翰大学、里斯本大学、（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客座教授。1941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4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获得美国、秘鲁和英国的大学的七个名誉学位。1942—1946年服军役。1986年从沃顿商学院退休。曾担任社会系统科学系主席、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他著有23部论著，最近的著述有《管理法则》，与赫伯特·艾迪生和萨莉·比布合著 (*Management f-Laws*, Triarchy Press, 2007)；《理想化设计》，与杰生·马吉德松和赫伯特·艾迪生合著 (*Idealized Design*,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2006)；《抨击这个体制》，与谢尔登·罗万合著 (*Beating the System*, Berrett-Kohler,

2005)；《重新设计社会》，与谢尔登·罗万合著 (*Redesigning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重新创造公司》(*Re-creating the Corp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阿克夫精选集》(*Ackoff's Best*, Wiley, 1999)；《民主的企业》(*The Democratic Corp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他还在各类书刊上发表了 200 多篇文章。阿克夫是美国运筹学协会的发起人和前会长、管理学学院的创办人和前任副院长、普通系统研究学会的前会长。他还当选为俄罗斯联盟自然科学研究院和国际管理研究院的成员。2001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阿克夫系统方法发展中心 (ACASA)。他在研究、咨询、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涉及美国的 350 多家公司和 75 个政府机构。

丹尼尔·格林伯格 (1934—) 他最为人知的成就是阐发了关于儿童在世界上地位的独特观点，实践了一种适合 21 世纪的独创性教育理念。

他撰写了大量著作，探讨了他协助成立和发展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的瑟谷学校这一独特教育环境的哲学和实践。自 1968 年该校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在这里就职。他的许多著述有助于说明如何把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状况与一种认为所有人都在努力寻求知识和能力（同时不断地形成一个一致的世界观）的人性观结合起来。

他为那些有教育实践新理念，并使参与式民主的思想适应

教育背景的人们担任顾问、出谋划策。

他发表的著述有：《创造中的世界》，该文对个体培养自身世界观的方法进行了审视；《重新审视学校》一文分析了教育史；《美国的教育》；《一种更清晰的想法：瑟谷模式的新视角》。他与他人合作，对瑟谷校友开展了两项研究，即“信任的遗产”和“对幸福的追求”。此外，他还撰写了《开启一个瑟谷学校》一文。其他开拓性文章涉及从民主制度史到养育孩子等话题，可浏览学校的网页 www.sudval.org。

丹尼尔住在波士顿郊区。196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担任该校物理系和历史系教师。他发表的著述对这两个领域都有涉猎。此外，他还从事出版业和商业。他的妻子汉娜也是瑟谷学校的创建人之一，现在就职于该校。他们育有三个子女，现已长大成人，三个孩子都毕业于瑟谷学校。

前 言

我们是在一次探讨 21 世纪的学习的会议上初次见面的。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地发现，彼此对对方的教育路径深有同感。我们都在许多不同环境——中小学、大学、（大大小小的）商界、非营利组织——跟不同年龄段的人打了多年交道，阐发那些大多被视为激进且不现实的观点。我们都在努力使梦想变成现实，并且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成功，从而激励我们能够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然而，我们之间从未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很快，我们发现我们拥有共同的兴趣、目标但却迥然相异的人生道路。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有一天，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我们有共同兴趣的话题。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不可能定期会面，于是我们开始写信。由于 E-mail 的便利，我们之间的交流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交谈，采用的是一种快捷的思想交流方式，虽然这是以书面而非口头的形式

进行的。

我们通过 E-mail 聊得越多，就越多地挖掘出我们一生一直所关注的教育的方方面面。

最后，这本书产生了。我们相信，这本书会让那些困惑于同样问题的人产生兴趣。

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保持我们独一无二的声音和方法，读者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读者即将读到的是我们的实际交谈，而非两种单独世界观的混合和同质化。在每一章中，我们使用专门的标示把我们每人的观点划分开来，这样读者就能够区分我们各自的“声音”。但是，本书最后一部分谈论的是我们理想化的教育观，因此我们觉得可以使用一种不加区分的声音。

从这项合作事业中，我们获得了无穷的乐趣。我们希望读者欣然地窃听我们的谈话。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Turning Learning Right Side Up: Putting Education Back on Track*, 1st Edition, 9780132346498 by Russell L. Ackoff; Daniel Greenberg,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Copyright © 2008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and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4.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培生教育出版公司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 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目 录

绪论：何为教育	001
---------	-----

第一部分 当今的教育体制败在何处

第一章 教与学	015
第二章 课堂环境	050
第三章 科目和学科	077
第四章 新世界	094
第五章 反民主式教育	119
第六章 抵制变革的因素	127

第二部分 佐助教育之因素

第七章 发达社会为个体实现提供的环境	137
--------------------	-----

第八章 自由民主环境对于个体实现提出的特殊要求	155
第九章 个体对自身教育做出的贡献	167
第十章 艺术的位置	179

第三部分 构想理想化的终身教育

第十一章 构想理想化的教育环境：原因与方式	203
第十二章 学龄前的岁月	207
第十三章 重新审视幼儿园到十二年级	223
第十四章 大学经历	230
第十五章 教育和工作生活	241
第十六章 退而不“休”	247

第四部分 附记：理想的学校

附录 1 资助理想的学校	253
附录 2 瑟谷学校	261
后 记	285
译后记：学习的另一种视野	287

绪论：何为教育

在我看来，教育是把学生灵魂中已存在的东西引导出来……放进一些那儿本来没有的东西……我不称其为教育。我称之为侵扰。

——缪丽尔·斯帕克^①

在开始探讨教育实践之前，有必要先退一步明确一下教育事业的核心目标。如果不清楚理解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对实

^① 缪丽尔·斯帕克 (Muriel Spark, 1918—2006)，苏格兰女作家，主要作品有《安慰者》、《我要活下去》、《公共形象》、《克鲁女修道院院长》等，其中《吉恩·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被广泛赞誉为“描写爱丁堡最出色的作品”。1993年，因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获英国王室“女爵士”封号，并获得骑士荣誉。2004年，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创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文学基金。——译者注

施这些目标的机构提出合理的建议。^①

通常，提出这一话题时，都是采用某种概括性的话语加以处理。下面就是这样的一句表述：学校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当今复杂社会中为生活做好准备。把教育与学校等同起来，假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孩子（或者不具备充分技能的成人，在此意义上，他们也“像孩子一般”），心照不宣地设想每个人都知道当今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具体知识，这些看法统统都被视为不言自明的东西。讨论很快便转向实施教育的细节，包括课程设置、评估、教学法、当前儿童和成人发展理论这些具体方面。

比如，《美国遗产辞典》给教育所下的定义是，“传播知识或技能的行为或过程；系统化教导；教学；……正规学习”。《牛津英语辞典》里定义更短一些，即“滋养或养育的过程”。再参阅这一英语单词的词源——拉丁动词“educere”，其意思为“领出来”、“带出来”、“诱出来”、“唤起”，就可以看出当前对这一词语的定义与其原义偏离得有多远。

事实上，这才是古希腊哲学家所关注的教育的意义。对他

^① 书中用背景色对两位作者的论述加以区分。在本书后面部分，不再出现背景色，是两作者观点融合后论述其所要阐述的共同思想。——编者注

们而言，教育是一个唤起每个人全部内在潜能的终身过程。这种潜能来自何方，却是属于神话的范畴，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然而，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初期开始，每个人生命中都存在某种核心目的却一直都是美国人思维的基石。对那些开国元老而言，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追求幸福”这一观念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核心依据。对他们而言，这个“权利”指的是发现、追求、实现自身存在的理由的权利，这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这一权利宣言把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它成为美国独特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几百年间，这种自由民主已逐渐吸引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

对美国人而言，教育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开发我们每个人所能做出的有意义的努力的过程，只要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就愿意为此而不屈不挠地努力。对美国人而言，创建一个倡导秩序、宽容、和平共存以及对未来的希望的政体，关键取决于创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组成这一政体的每个个体都被给予尽可能多的机会去“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探讨美国当今的教育，有必要充分理解这一点，并把它置于我们意识的前沿位置。

理解这一点具有几种意义。也许最显而易见的是，就其本质而言，教育并非是局限于童年或者主要围绕着童年而进行的过程。教育是个一生的事业，是个在一种环境里得以提升的过程，这种过程在尽可能大的限度上支持——更确切地说，是“滋养”——所有人在一生中为“发现自己”所做的努力。正如贯穿本书的思想所揭示的那样，初露曙光的 21 世纪在这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途径。

其他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为何把孩子单独分开作为教育的主要对象？情况一直都是如此吗？如果不是的话，那这种状况又是怎样出现的？未来的前景如何？尤其是，这一发展跟教育这一词语从“领出来”到“教学”的转移有关系吗？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有孩子都参加的大众教育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距今只不过 150 多年的光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并没有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正规学校中去。在此期间，世界上所有史前的丰富文化、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前“现代”时期都得以形成、发展和传承。在此期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乡下或部落的极其有限的环境里，从尚未成熟的幼年时候起，孩子便已成为大社会

必不可少的一分子。^①

在工业革命掌控的社会里，人们对工业化向社会结构可能发出的挑战产生畏惧心理，于是孩子们去上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在拥有计算机和机器人的现代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忘记，在工业化的前两百年里，设计出来用于生产的机器，工作速度快得惊人，以前人类手工劳动永远达不到这样的速度。然而，这些机器实际上笨拙极了，其成功操作要依赖人力与机器力量的紧密配合。人必须作为机器的一部分，所做的是要求精确性、重复性且令人脑袋麻木的工作。

对于那些由于长期传统而习惯于保有大量受压迫的下层阶级^②的社会——比如西欧的一些社会——而言，从传统的受奴役状态转向受制于机器和公司老板的新奴役状态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对美国而言，这种局面却更为棘手。在这里，有种文化宣称自己是个体自由的庇护者，并提供似乎是无

^① 在开始有史记载的时期，我们所知的“学校”是这样一种地方：各个年龄段的人——主要是成人——通过交谈来互动，通过寻求问题的答案来理解这个世界。这类学校在古希腊和巴勒斯坦极为常见，之后传到整个罗马和波斯帝国，后来发展成现代欧洲的早期大学。

^② “下层阶级”，1982年美国作家肯·奥勒达（Ken Auletta）在《下层阶级》（*Under Class*）一书中，最先以这个词形容美国的贫穷下层人民。——译者注

穷无尽的机会让人们表达个人自由。要在这样的氛围中培养出一大批驯良温顺的人民，在生活中接受工厂体制的控制，这种挑战无疑是巨大的。^① 在 19 世纪的头几十年，在美国成功进行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唯一办法，显然是在童年时期就打破人们内在的自由精神。

这绝不是私底下偷偷摸摸地密谋做违背人性的事情。恰恰相反，当时美国的主要思想家公开坦率地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探讨。他们着手为儿童创建一种环境，孩子们在其中接受强制性训练，成为听话顺从、服从命令、毫不反抗地从事极其单调乏味工作的人。在灌输和培训期间对孩子进行的约束，则被解释为是对他们的未来有好处因而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兴旺，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

而且，现代大众教育的创始者还决定，利用孩子在学校里的时间，通过无穷无尽的练习，给他们灌输在繁荣发达的工业环境里将会十分有用的某些技能。培养出来的劳动者要掌握三 R 技能——读（Reading）、写（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这样他们就能够理解基本指令，进行初步的书面交流，

^① 没有人比托马斯·杰斐逊更清楚地意识到个人自由与工业文明的冲突性价值观。对杰斐逊而言，美国理想要求美国抵制工业对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蚕食。